

四十年來之北京

第一、二輯合刊

黃萍蓀主編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四十年來之北京

第一、二輯合刊

黃萍蓀主編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四十年來之北京

第一、二輯合刊

*

黃萍蓀主編

*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代表人：劉志强

香港軒尼詩道123號13樓

*

1949年12月—1950年2月原刊

1978年12月重刊

定價：精裝本US\$18.00 平裝本US\$15.00

出版說明

本編爲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唯一民營出版之不定期刊物。內容富具學術性價值。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及一九五〇年二月刊行兩期，則告終結。其以四十年名書者，據云「不在發思古人之幽情，賦帝京之閼麗。要旨是想把從君主到軍主，終於民主這一段過程中，作一『集錦式』的記錄。」故全書所記，皆屬民國四十年來北京之社會、政壇、財經、文化、學術種種事蹟，作分題之論評。敘事用小品文體闡述經過始末，具見雋永賅備。昔日之軼聞秘辛或傷於諱忌者，篇中類多袒布無遺，有裨研治此時期史事參考之資。

大東圖書公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四十年末之北京



四十年來之北京 第一、二輯

目錄

第一輯

帝王之都與人民之都	編者	一
怎樣寫「四十年來之北京」	編者	二
春耦齋與閣潮	商晉	三
交通系與民初政局	庸庵	六
北府總統漫談	慵菴	一一
曹錕精印孝經	鄭逸梅	一四
黎元洪復任總統記	瞿兌	一五
五四前後的北大	堯公	一七
北大內外	王壽遐	二六
菜市口刑場與戊戌六君子	逸梅	三一
燕京訪古	劉雁聲	三四
頤和園史屑	爽仁	三五
五月的北京	張恨水	三八
略談四十年來之京劇	張伯駒	三九
京官生活回憶	穎齋	四〇
北京的人情味	慵庵	四二

北京味兒	蕭志	四五
從陳師曾齋白石說起	邱吾	四七

第二輯

北京以外	編者	四九
一面倒倒向北京（詩詞）		
白蕉 白樺 農阿七 烏石 黃紹竑 田漢 散木 汪東 沈尹默 姚鵠雛 徐行恭	陳兼與	五二
回溯北京的建都問題	徐然	五四
古都新語	薏公	五七
北府內閣叢述	吳銘	六五
天安門歌	黃炎培	七一
李大釗殉國記	張璠溪	七二
李大釗別傳	張次溪	七三
在北京教育部時代的魯迅	詒先	七五
章太炎幽禁錢糧胡同的時候	寄菴	七六
溥儀怎樣出關的	陳詒先	七七
四十年來北京之新聞界	三五	八三
晨報副刊與孫伏園	王壽遐	九一
四十來北京之梨園界	景孤血	九三
四十年來北京繪畫述略	徐悲鴻	九九

北京的收藏家與鑑賞家	張伯駒.....	一〇〇
京師大學堂師友記	胡先驕.....	一〇二
京師譯學館識小	齊凡.....	一〇七
京師聞見錄	梁秋水.....	一〇八
燕京五憶	徐曙岑.....	一一〇

四十年來之北京第一輯目錄

春耦齋與閨潮.....	商音
交通系與民初政局.....	庸庵
北府總統漫談.....	慵菴
黎元洪復任總統記.....	瞿兌
五四前後的北大.....	堯公
紅樓內外.....	王壽選
燕京訪古.....	劉雁聲
頤和園史屑.....	爽仁
五月的北京.....	張恨水
略談四十年來之京劇.....	張伯駒
從陳師曾齊白石說起.....	邱吾
京官生活回憶.....	穎齋
菜市口刑場與戊戌六君子.....	逸梅
北京的人情味.....	慵庵
北京味兒.....	蕭志

本書 1. 本 訂例 爲不 定期

刊，蒐集得有
相當價值的材
料就出，沒有
就出。但初
集在最短時期
內，至少想分印
三輯，陸續出
版。

2. 本書初集共
三輯，準備
在一九五〇
年二月底前
出齊。預訂每集一次收足
牌價折現付給。

3. 外埠定戶：每集暫收人民幣
價后，有餘退還。東北定戶：每集收東北幣
百 拾萬元。

廣告 1. 封面內頁全面：五百個折實單位。
刊例 2. 封面底頁全面：三百個折實單位，半面一百個。封底內頁全面半
面與上同。

3. 文字中間全面：一百個折實單位，半面：六十個。

本書 1. 我們歡迎外稿，只要與四十年來之北京有關的，不論政治、經濟
稿例 烈的業績、遺聞、傳記、軼事。（以上指爲人民解放大業而犧牲
的）。

2. 來稿者在未執筆以前請先參閱本書第一輯「怎樣寫四十年來之北京」一
文，俾可瞭解本書取稿的條件，並請先將題材內容綱目等見告，以便商
討，而免往返。

3. 來稿除詩詞及不滿一千字的小品概以本書作酬外，餘則酌備現款，聊答
雅意，計每千字自三個至五個折實單位，概於刊出時照上海牌價結率，
如須先送者，亦可函商。

4. 凡來稿本社均有刪改及編入叢書之權。不願者可預先申明。

四十年來之北京（初集）第一輯

公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訂正再版

主編者：黃 萍 蓀

發行者：子 曰 社

印刷者：上海（25）金神父路底明德邨三五二號
蔚 文 印 刷 公 司

上海長樂路二五六號

零售：每冊人民幣 萬 仟元正
東北幣 百 拾萬元正

外埠另加郵寄一成

個折實單位。根據上海人民銀行當日

牌價折現付給。

價后，有餘退還。東北定戶：每集收東北幣

百 拾萬元。

刊例 2. 封面底頁全面：三百個折實單位，半面一百個。封底內頁全面半

面與上同。

3. 文字中間全面：一百個折實單位，半面：六十個。

本書 1. 我們歡迎外稿，只要與四十年來之北京有關的，不論政治、經濟

稿例 烈的業績、遺聞、傳記、軼事。（以上指爲人民解放大業而犧牲

的）。

2. 來稿者在未執筆以前請先參閱本書第一輯「怎樣寫四十年來之北京」一

文，俾可瞭解本書取稿的條件，並請先將題材內容綱目等見告，以便商

討，而免往返。

3. 來稿除詩詞及不滿一千字的小品概以本書作酬外，餘則酌備現款，聊答

雅意，計每千字自三個至五個折實單位，概於刊出時照上海牌價結率，

四十年來之北京

馬敘倫

主編者 黃澤霖
出版者 子日社

◆第一輯目錄◆（增訂再版）

春耦齋與閣潮

本文說明北洋政府時代，每次組閣倒閣的概況。雖是史料，而以散文出之，極有價值，而又極妙。

交通系與民初政局

寫梁士詒、葉恭綽辦鐵路，開民國交通之先河，辦交通銀行，掌握財權，被劫為五路財神，掀起大參案種種。

北府總統漫談

記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做總統執政的手腕與結局。

黎元洪復任總統記

本文記黎元洪受馮玉祥、王懷慶組索薪團之迫，與夫人攜總統印祕走津沽，演出王承斌發槍劫印之趣劇，亦民國史上重要之一頁也。

五四前後的北大

北京大學之於中國近四十年來政治文化的影響，不能說小，本文以曲折之筆，寫蔡元培、馬敘倫、馬寅初、沈士遠、沈兼士、沈尹默、周樹人、朱希祖、梁漱溟、蔣夢麟、許德珩諸人當時的流風餘韻。

紅樓內外

作者因上文而引起了寫作的興趣，此君所知者更多，亦更有歷史價值，其中如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之前後，五四，六三事件之經過，八校教員索薪，三一八事件與李守常之死……等等，皆外間所未知者。

頤和園史屑

到北京的人，無不遊頤和園登萬壽山望昆明湖，這個為外國人所謂夏宮的地方，乃由中國人的恥辱堆積而成。作者有感於此，乃有是文。

陳師曾與齊白石

陳師曾與齊白石的畫在北京是風靡一時的，受他影響的大有人在，作者以陳齊為中心，於齊京藝苑滄桑，可窺一斑。

京官生活之回憶

京師冠蓋之地，然而冠有大小，蓋有高低，因缺之肥瘠，生活各殊，這裏告訴你北洋軍閥時代有辦法的官兒與衙門如何如何。

故都夢影

這是一個老北京離開了北京的回憶，他娓娓地道出了北京的四時之美，人情之厚，習俗之佳，文化之高……。
（本輯尚有：北京味兒、五月的北京、菜市口刑場與戊戌六君子、燕京八景、四十年來之京劇述略等篇。）

四十年來之北京

馬叙倫

主編者 黃萍蓀
出版者 子白社

◆第二輯要目◆

故都新語

這篇文章，以北京爲出發點，將四十年來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得失消長，用雜文筆調，引證往跡，展望新猷，爲參加開國工作者提高警覺。

建都北京的回溯

建都之說，何止千百，然而古今說者，大抵藉頌祖禹之書實弄淵博，夸而少實，真能包括今日國際國內環境，與經濟地理軍事條件者不多。本文祇述民國以來諸家所見利害而言，其於今日，可能發生作用。

北府內閣叢述

本書第一輯有一春耦齋與閣潮一文，但那不過是個輪廓，這篇則本末源流，來龍去脈，交代極清，閱之，於民國元年起到十六年止，那一個階段中的政治紀錄，一目了然。

北洋軍系探源

民國三十八年，內戰頻仍，罪魁禍首，根在北洋；因爲有小站練兵，而後有保定軍校，有保定而後有黃埔，有黃埔才有蔣介石，好戰嗜殺，得自先天，本篇敘述北洋軍之產生及其發展。

李大釗殉國實錄（附：別傳，遺集整理經過，照像。）

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那末李大釗是中國的馬克思也無不可，一個播種，一個耕耘，同是後先輝映的先進。不幸這個播種者於二十八年前爲反動軍閥因學術思想而受了絞刑，開後來蔣介石殺人之先聲。這段經過，在當時雖有人知，而皆禁若寒蟬，幸其友人張篁溪（已故）把它偷偷的記了下來，現在他的兒子張次溪在他父日記裏發現出來，交本書發表，並附別傳和蒐集李作經過二文，不能說不難得。

溥儀怎樣出關的

溥儀被國民軍逐出故宮以後，逃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不久潛赴天津，其事已爲世人熟聞，至鄭存齋父子與關東軍勾搭，引溥儀自旅順而長春，怎樣誘就偽職各節，知者尙多，近見某遺老日記（向者祇不示人），今甫下世，遂得公開，這是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祕史中重要的一環，即九一八之伏線。

四十年來北京新聞界外史

作者服務北京新聞界卅餘年，在他那一個圈子裏，所聞所見，可以說無一不是新聞中的新聞，報館中的報館，人和事，事與人，縱合運用，連橫寫出。

北京梨園內幕

有人問到四十年來北京梨園界的內幕；如各行人才，劇本變遷，班底生活，這兒都有你比較滿意的答復。

四十年來北京繪畫述略

本篇爲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校長徐悲鴻所述，他對於繪畫的看法，是站在科學與時代的觀點的。他的挑戰性的評批，很值得重視。

談談故宮（附故宮參觀線路圖）

有二三百年歷史的故宮，是北京藉以引吸世界人士的重鎮，本文以精簡之筆，從開始建築，中間經歷，以迄最近，作一概述。

北京教育部時代的魯迅

這雖是一篇短文，但對那一時代的魯迅以及其在北居家時的生活，都予人一新鮮印象。凡是學習魯迅的，沒有不想知道的。

（本輯尙有：北京之收藏家與鑑賞家、章太炎與錢糧胡同、記京師大學堂、晨報副刊、馮麟閣與張作霖、譯學館、燕京拾往諸篇。）

如有波動，

帝王之都與人民之都

編者

北京這座古城，失去了它固有的「光輝」已經二十有三年了。這二十三來它所受的恥辱，僅亞於東北，而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勾搭的地點，又幾乎無一次不在北京，何梅協定和所謂「華北政委會」等等的連台好戲，都先後在古城扮演，這會給自縊於景山之陰的崇禎皇帝大大感動，使他對後世的「外交技術」傾佩得五體投地，而與古不如今之嘆，這是北京最黑暗的時期，庚子以後的又一個庚子。恥辱之來是先東北而後華北，光明之降臨也是先東北而後華北，歷史雖是循環的，但又何嘗不是巧合。北平的解放以迄去「平」復「京」，恢復它固有的地位，能說不是一件普天同慶的事嗎？尤其值得紀念的是它已不再是「帝王之都」，「軍閥之都」，而是「人民之都」了。這裏，我們對這三個不同的時代，不能不有所論列。

北京之享盛名，不外「京師」也、「畿輔」也、「首都」也，……這些名詞的助成，其於人民，實有百害而無一利，修想，「帝王之都」的時代，所有的土地，土地上的人民，人民手中的財產，無一不屬帝王，隨時隨刻有被攫入「內庫」可能；「軍閥之都」的時代，表面上固與前者不同，實則大同而小異，抑有甚者：「帝王之都」時皇帝只有一個，容易侍候，「軍閥之都」時，祇要誰有槍，誰就是皇帝；竊國，盜國，賣國；殘民，役民，屠民，無一不出自北京，無一不以北京為交易場合，故「京師」也，「畿輔」也，「首都」也，這些動聽的美名，全不是人民所有的，就為這，我們才盼望有一個「人民之都」的出現，用人民的力量來洗盡這座古城所被御用的「光輝」。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反動軍閥壓迫下，歷二十餘年的艱難困苦，流血奮鬥，終於替我們創造了人民的「京師」，人民的「畿輔」，人民的「首都」，人民的「北京」。從此，這古城內外的「光輝」是屬於我們的了。我們人人應該奮躍三百。

然而在這歡天喜地，熱烈慶祝的浪潮聲中，我們倒反而戰慄起來，面對着這創造歷史的偉大時代。我們坐享其成，不勝慚愧，所以縱欲思有所祝，苦無恰當的禮物足以表示，說是秀才人情嗎？不容諱言，我們這班小資產階級的文字，無疑地已不能和當前的環境相配合，邯鄲學步，閉門造車，一定會弄巧成拙，貽笑人民。心想和農工兵靠攏，又非一蹴可幾，無已，我們只有故調重彈，來作一番「拾荒」的工作。

拾荒者大都衣衫襤褸，不外糟老頭子和野孩兒，手拿竹片，兩眼注地，巷尾牆角，是他們發現奇蹟的聖地。不過人類智識欲望的開拓，有時也是莫明其妙的，一個人他既展望着未來，對未來懷着無窮的理想，但同時，他也想知道一點過去，作為展望「未來」時的一種幻覺，看一看前車馳過的軋跡。這時候，只有衣衫襤褸的「拾荒者」可供驅策，叫那些糟老頭子和野孩兒匍匐於地，放下背上的竹筐，把從巷尾牆角檢來的東西，分門別類，順次排比，一廣眼界。這些東西裏面，「光」和「彩」是不會有的，如果說還有一點的話，那就是看人類對於造物的「損毀」，究至怎樣一種程度？譬如各種各樣的破壞，破壞的經過與技巧，都不難在這些髒東西裏面顯露。

新的人民的時代雖已透出曙光，但那些榨汁和垃圾依然觸處皆是，我們要把它檢棄在一起，讓大家還出它的本來面目，認識它，理解它，肅清它，免得後車受其累而傾側道左。這是拾荒者的一點微弱的願望。所以，我們只能在往跡中一步一步的搜索過去，作為建國途程的荊蕀之獻。這便是出版「四十年來之北京」的動機。至於這本書的材料應該怎樣安排？如何寫法？下面有着。

怎樣寫『四十年來之北京』

『四十年來之北京』的編印動機，並不在所謂『發思古之幽情』，『賦帝京之閎麗』，我們的要旨是想把這從君主到軍主，終於民主這一段過程中，作一個『集錦式』的紀錄，一如前述。

因為怕題大話遠，還到收不回來的時候，便逃不出引經據典之弊，所以姑以『四十年』為說話的尺寸，這樣比較有準可循。在這四十年中，又想以十年為一段落，假定拿政治的蛻變為分界，那末以四十年來第一年的推翻清皇到袁世凱嗚呼為第一階段，馮國璋黎元洪徐世昌到曹錕馮玉祥，段祺瑞執政，張作霖入關組大元帥府為第二階段，國民黨勢力到達北方，迄蘆溝橋戰起，王逆克敏等認賊作父，組織小朝廷止為第三階段，日本投降，蔣朝的一切收一大員飛到北平，開始他們的最後一次剝削起而解放止為第四階段，這四個階段，在縱的方面看似乎全以政治之起伏為主，在橫的方面看，則每一階段中都有革命的先驅者在暗中推動，仍至在人民大眾前作示威式的呼喊，這種過去一直『隱』着而被人遺忘的材料，今天已到了我們應該為之深深發掘的時候。本書第一輯紅樓內外之二有記『李守常之死』一節，即是在遺忘中發掘起來的。只是發掘的武器還不够銳利，所以不能深入底層，沒探得寶穴。然而『拋磚』未始不可『引玉』，開礦必先探勘，使種種『史隱』期間的奇卉異草一起顯現。這個工作，雖非當務之急，但歷史是永恒的，史家的精神亦有類於修道者的靜寂，姑不問人之所欲與否？決不能因為『百廢待舉』而忽略這一着的。

本書本輯所載，因為有若干篇係未解放前所作，未能抓住時代觀點，與我人原意相差太遠，自感不滿，然讀者若以『史稿』視之，亦無傷也。好在這只是一個開端，倘後能得各方維持，那末在二輯三輯中改正也不頂晚。現在且把我們理想中要得到的東西，約述如左：

- 1 一件從北京出發而能影響全中國以至世界的事
- 2 四十年來北京之地下革命運動
- 3 為創造人民首都殉難先烈的傳記軼聞遺事

4 四十年中流寓北京之文人畫家奇才隱逸的小傳

5 從黃郛到宋哲元那一階段

6 張作霖之進關與出關

7 四十年來北京交通經濟之發展

8 北京之特點與北京人之特性在那兒

9 四十年中北京大事記

10 帝國主義勢力在北京與帝國主義眼中之北京

11 四十年來包圍着北京的戰爭有幾次以及北京最危險的日子有幾天

12 溥儀逗留古宮期內他玩些什麼

13 怎樣建設人民大眾的北京

14 四十年來北京政治舞台的幕後人物

上面幾個題目，於四十年來北京的一切，不論是動的和靜的，當然不能包括淨盡，我們也無非隨想隨寫而已，讀者作者中如能為我們拈題改正，參加意見，給予指點，則感激涕零又豈僅編書人已哉。

這些題目的寫出，除非不得已而始用文言，否則總以語體為宜。至於內容，雖然都是陳跡，但必須注以新的血液並洗盡陳跡中的所有封建餘毒，而用唯物辯證的手術加以解剖，則陳猶新也，往亦今也。新的文史寫作，應該每一篇都能反映過去那一時代的社會羣衆的生活的，要注意到以人民的福利為前提，不再為一般剝削者，反動者，封建者（縱其人著道德能文章，官至一品，立德立言立功，可別讓他們的當，像棒會國藩一樣。）捧場叫好，這是在現代下的新史家所應持有的態度。

但我們所知道的畢竟不多，且也畫不出一個準譜，可以讓大家按圖索驥，至此，我想起了一『指頭』的妙用，民間傳說的仙人呂洞賓，誰都知道他的絕活是『點石成金』，今日海內執新史學界牛耳如郭沫若、吳晗、侯外廬、翦伯贊、吳玉章、范文瀾、艾思奇、陳伯達諸先生，不妨試試你們的『指頭』，對一班想『成金』的人們——即使是平常所不喜歡的，也給點一點，看看這些石塊能不能變成金子？只是這個破蒙運動的展開，收穫須在百年以後，眼前恐怕沒有人會有這樣的好興子吧？

春耦齋與閣潮

商音

首都中南海居仁堂之南是一座十分幽靜精雅的存在，面臨石渠，背倚湖石，湖石之間，種著許多異種的牡丹，較之中央公園的牡丹畦，高大繁茂或不如，至於種色的名貴陪襯的觀覽，則遠過之，雖頤和園之國花台，猶有所不及，牡丹是富貴花，不是真正宮廷中之珍臺開館不能顯出花的精神。這個所在，叫作春耦齋。齋之中，以紫綠蒼各色石鋪地成文，其平如掌，其光可鑑。中間一座廣廳，四週都有房間，從外面來，門窗一式，而裏面則大小寬狹曲折迂回，各自不同。其上又有一層閣樓，間間相通，週回相抱，有的是一張床檔往去路，床後又有一門，有的是一座書架，架後轉灣又有門可通，有的門是一隻瓶形，有的畫成一座多寶架，紅樓夢裏劉姥姥眼中的怡紅館大概就是这个樣子。其中湘簾簾兒，錦褥名瓷，早已不是清代盛事的故物，然而勉強還可以看得過去。據說其中有一付淡紅絹的襪，倒是嘉慶帝親筆寫的。別的寶藏，早已不知何往了。這樣清幽的所在，邸外却常用有幾個荷槍實彈穿灰色軍服的衛兵，這就是袁世凱以後好幾任國務總理辦公處。有人說這個所在本是宮中祕藏的地方，所以叫春耦齋。祕藏或者有之，但是在康熙年間，本是開耕之所，春耦之名實取義於此。光緒中葉，重修西苑，未免失其本意耳。這個全部名稱叫作豐澤園，原是苑囿中的弄田，康熙帝拿來作御用農事試驗場，裏面有一個殿叫作崇雅殿，也是求致土階的意思。又有一個殿叫作純一齋，建在水面，是一種致齋之所，而光緒以後，却拿來改作聽樂的便殿，即此一端，足見清季君主都早已忘却他們祖宗的垂訓了。

春耦齋再朝西，走到一個曲徑通幽的別館，掛的彷彿是『有鳳來儀』四個字的匾額，好像是紅樓夢的原名，經寶玉駁過而不會用的。前後也都是種的叢竹，映着窗紗一片碧綠，好一個動人的景物，在北方那樣乾冷的天氣，種竹比保護小孩還難，除了離宮甲第，誰配有這樣匠心的布置呢？這所屋子本是坐北朝南的，南面正對萬字廊，又是建在水上的。徐世昌自

四十年來之北京 春耦齋與閣潮

號為水竹村人，也許是也挑選的這地方作為國務會議室罷！但是他並沒有在這裏坐過幾天，他後來的總統夢却是在一個既無水又無竹的地方過的。請說說這國務會議是怎麼一回事，照國務院的組織規程，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組織國務會議，每星期開會兩次，國務院秘書長列席而無發言表決權，各部次長可以列席，也無發言表決權。會議席是一個長方形的桌子，總理坐在當中，秘書長坐在一頭，祕書長的身後，有一張小桌子，便是一位科長專管會議的坐位，這位先生事前要將應提出會議的議案整理出來，會議中要担任記錄并隨時提供參攷的文件，事後便將議決各案寫成正本，在下會議時請總長們簽名承認。洩漏了機密可是了不得的，那時在國務院當科長的多是前清遺留下來的幾位軍機章京，他們一套套擬稿，以及應付刺探消息的人的本領，實在高明，既敏捷而又謹慎，再也不會誤事。

自從清末立憲，仿行責任內閣制，這是中國政制史上一大變革。後來所謂內閣，由此而起，然而要知道這實在不是英國的政黨內閣，只能算是改良的軍機處，不過由御前會議改為內閣會議的形式而已，所以軍機章京就變為內閣的承政廳。及至袁世凱作總理大臣，要拿顏色給滿洲親貴看，才把內閣公所移到外面，表示脫離宮廷關係。可是他自已作了總統以後，又不願意別人脫離他的關係，於是表面上學美國的轍子，設國務卿，內容仍是舊軍機處的派頭。

民國成立以後，有心的人都知道不是澈底的辦法，都知道袁世凱靠不住，唯一的挽救，就在利用內閣制來爭回一點法制精神，當時國民黨優秀分子有這種看法，開明的知識份子也無不這樣看法，然而健全的內閣制度建築在健全的政黨精神之上，當時所謂政黨，實在談不上講甚麼政綱黨綱，所以和袁世凱一鬥法就失敗了。

唐紹儀內閣是袁政權下的第一任合法的僚屬，應該是善於調和，八面圓通的了，然而事實上竟大不然。唐紹儀每次到總統府，侍從都彼此議論

說：「今天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的總統了。」他們所以如此齟齬，就是世凱根本不識什麼叫做政黨內閣，也不什麼懂得責任內閣，他只要自己所爲而已。至於以民黨色彩的人來使犯他的地盤，那是他絕對不容許的，於是唐內閣因袁不允王芝祥督直的問題而倒台了。自此以後，世凱就老實不客氣的拿出自己人來，以平日的鷹犬趙「秉鈞」來「秉鈞」，簡直又是他作督撫時代對藩司的那種派頭了。

趙秉鈞以前，還有一段短時期陸徵祥的趣史，陸徵祥是個外交界出身，中國情形究竟不甚熟悉，政治也非其當行，世凱不過利用他的國際聲望，他在出席國會的時候，說話頗嫌過於脫略形迹，當時起了一陣鬧，隨後就漸與政治絕緣，終於做了二十年的修道士，新近纔在海外逝世，篤信好道，却也是不可及的。

破天荒第一次有政策有陣容的內閣，就要算民二的熊希齡內閣了。袁甫失敗以後，北方的空氣大都認爲從此可以停止破壞，漸漸使政治走上正軌，這種思想，在西洋人的中國通當中，在半新不舊的士大夫階級中，頗佔勢力，因此袁世凱至少成了一個可與有爲的英明領袖，於是代表中和的智識階級者——進步黨，狠熱心的願爲袁政權下的俾士麥伊藤博文。這一次的內閣，號稱第一流內閣，其大政方針宣言洋洋萬言，裏面狠有些迎合時人心理的話，也狠有些具體的辦法。二年九月十一日發表名單出來是：

總理兼財政熊希齡 陸軍段祺瑞 海軍劉冠雄 內務朱啓鈴 外交

孫寶琦 交通周自齊 司法梁啟超 教育汪大燮 農商張謇

這裏面朱孫周三人是袁系中比較開明的人物，至其餘的熊梁汪張四人大概都與戊戌變法有點關係，所以從整個的歷史看來，這是緩進的改革派最好也是最後的一次試驗機會。（世凱本人雖然是戊戌的投機者，然而也總算是當中一名重要脚色。）就中梁氏尤其是抱負不凡，急於想一試身手，叫他司法開曹，還不能稱心如意，但是在世凱獨斷之下，他也只好屈就點再說，袁梁兩人本來是舊識，可是戊戌一場滔天大禍之後，轉限十五年，變成這個局面，想望兩個人見面都有些說不出的衷懷，可惜當時人也不好意思直接問他們這裏面的曲折。好在民國以來的政局，昔友今敵，昔敵今友的事，也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

段氏蜀黨中有兩位翰林兩位舉人一位侍郎一位督撫，來自田間的倒還

不多，履歷頗爲好看，舊派的人相當滿意，那時風流文采也頗有正始遺芳，有什麼大文章，都是公推梁總長執筆的。高文典冊，堂皇極了。

熊內閣施政方針中原有一項驚人的改革，就是廢省存道。（最初還是廢省改州，尤其有魄力。）無如爲袁氏爪牙軍閥所阻撓，竟不能再提，可以說是中國進步遲滯一個大原因。（其實袁氏個人是主張廢省的，因爲他已從舊的地位取得政權，所以他深知其中弊病，但是手下北洋軍閥個個都想抄他的老文章，他畢竟不敢開罪他們。）現在這段故事恐怕知道的已經不多了。（前幾年還在舊書攤上遇見當時油印的全國分道的草案。）

梁氏出長司法，本非本懷，但是他在民初奠定下來極好的司法規模，一面維持前清刑部專門的傳授，一面羅致新的學者，一直保有獨立精神，清苦自守，這是北京政府不可埋沒的好處。

但是世凱的野心終於抑制不住，連這個裝門面的內閣都不願意他存在，熊梁只好連翩去職，從此以後，就沒有什麼真正的內閣了。

直至帝制掃除，黎元洪繼任，段祺瑞以北洋實力派首領任總理，兼管納民黨人物而成混合內閣，其中最觸目的是靳廷芳任外交陳錦濤任財政，而政黨色彩最濃厚的孫洪伊任內務。然而不倫不類，也正是黎段二人成敗榮辱的轉捩關頭。

段氏是著名倔強的人物，加上徐樹錚那樣的不可一世，名爲國務院秘書長，實在替段氏作總理，簡直沒有什麼總統在他眼中，這時閣員與總理秘書長之間，府與院之間政府與國會之間，常常抬槓，弄得不可開交。總而言之句話，北洋軍閥之看世凱失勢，只是一種新陳代謝作用，也是世凱不能得人死力之所致，並不是武力與帝制之末路，世凱雖敗，北洋系不能因之瓦解，什麼法律、民意、自由，他們是一概不要的，不過又沒有這種倒行逆施的勇氣，也還要稍爲點綴一下，不得不借重幾個政治學術上的人物撐門面，而少數政治學術上的人物也覺得中國的全盤改革究竟不能一蹴而幾，也樂得以當日期望袁者再期望段。這就是段內閣的真正情形。

因黎段鬧脾氣而段被免職，因段免職而引起督軍團解散國會，因督軍團引起張勳復辟，因復辟而引起段的再起。段氏因力主參戰而博得外交界的信仰，因反對復辟而博得再造民國的功號，這一年（民國六年）民國史上最爲多事，而段氏却乘此多事一躍而居叱咤風雲的地位，這時再也